此本不審所從出間有避宋諱
處固字多闕末筆蓋私諱也
行格頗異殆鈔時變易祖本
嘗不如是

雷三張庚樓經研

二十年一月故宮博物院製版

楚辭目録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于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

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無經字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傳字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敘之爾鮑欽止云辯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録班孟堅二序舊在天問九歎之後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楚辭卷第一

隋唐書志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
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奥
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
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
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
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
公能為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
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原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芋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芋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関中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鑒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 一作邪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經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經 一云陳直經一云陳道經以風諫君也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

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幷涜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一作與 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惠王患之乃

令張儀詳去秦厚弊委質事楚詳與佯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

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比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媲配也匹詣切）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飈）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愍一作閔）

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
帝嚳曰顓頊娶于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
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
南海北至漢江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
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
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徽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
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本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
陽所興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
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
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至馬
遷楊雄班固自敘之篇實煩於代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考烈伯庸字也屈原
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
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
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
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皆非也原
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

攝提貞于孟陬兮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補
曰爾雅陬側鳩切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男
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己以太

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補曰天問云皆歸躲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褱妊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注同

皇覽揆余初度兮

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鑒一本余下有于字五臣云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

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告尔字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内美兮

紛盛貌五臣曰内美為忠貞又重之以脩能

脩遠也言已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絶遠之能與衆異也言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此讀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辟芷皆香草名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蘺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蘺蘼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江蘺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蘺江蘺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衡杜蘅非杜若也蘼蕪見九歌郭璞云江離似水蘓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恭義云赤莖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白蓠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楚人謂之藥

紉秋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

紉索秋蘭以為佩飾慱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
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也古者男女容臭臭
香物也又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
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
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
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
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
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
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
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
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蕳兮陸機云蕳即蘭也其
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

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
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
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辭有秋蘭
春蘭名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
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今沅灃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
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謂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能盡
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
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
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
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
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

招魂先光風轉蕙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
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
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
蕙雖不若蘭其視栟榈則遠矣其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
者

汩余若將不及兮

汩去皃疾若水流也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
之不及補曰汩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汩

恐年歲之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汩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
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
也下並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阰山名補曰搴音蹇說文攓拔取也南楚語引朝
攓阰之木蘭阰頻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
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也
多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
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
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
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擥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忽釋文作曶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

恐美人之遲暮

美非服錦之美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改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改度於改絃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棄文選作策馳一作駝補曰駝即馳字下同
来吾道夫先路
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顧来随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羣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窘傳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蓳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黄正圓如竹筒一作菌其字從竹五臣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淮南子曰申菜杜蓳美人之所懷服
豈維紉夫蕙蓳

紉索也蕙蓀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蓀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雜用衆芳之效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鸚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葉綠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黃魯直說與此異已見上栟與茵桂木類也蕙蓀草類也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

蓀白並也昌改切

彼堯舜之耿介兮

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幸二切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后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裮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遠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

以法戒君也唯一作維五臣云言紛紜君人使亂用捷疾
邪徑忌步而理之補曰紛紜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
正道而所以戹迫耳左傳曰待戎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
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一無夫字

路幽昧以險隘

路道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
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
身也補曰小人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
遠遊云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

豈余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一無身字補曰小人用事則賢人被殃憚
徒案切忌難也

恐皇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諍者非
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
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
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
傳曰大崩曰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忽欲奔走先後以
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忽一作惉補曰忽疾皃奔奮音布頓切相尊前後曰先後
先先見切踵亦跡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為諭惡數指
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
莊子云得魚而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
魚疏云蓀荃也陶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
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詠多云蘭蓀正謂
此也
反信讒而齌怒
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戒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已也齌一作齊補曰齊音賚又音妻說文云齎炊餔疾也
釋文齊或作齎並祖西切五臣云齊同也反信纔人與之
同怒於戒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謇謇忠貞皃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
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
忍而不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
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
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其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
云舍戶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
語曰不舍晝夜謂晛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

措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
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之兮措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
天中央鈞天策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
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
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
夫唯靈脩之故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諭君言已將
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措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
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字五臣云靈脩言有
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措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
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
盡耳五臣說誤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怨已以量人始
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
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
同
初既與余成言兮
初始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信之言一成而
不易也九章作誠言
後悔遁而有他
遁隱也言懷王信始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
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五臣云
悔改遯移也改移本情而有他志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近曰離遠曰別一無夫字

傷靈脩之數化

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五臣云傷惜也補曰數所角切化音花下同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𢦏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

又樹蕙之百畝

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動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行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釋文畝作畮補莫后切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奉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盖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畦留夷與揭車兮

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乞輿五十畝為畦也揭一作藒文選作蕃荑藒車補曰畦音携揭藒藒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楫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藒車乞輿本草拾遺云藒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芞音迄

雜杜衡與芳芷

杜衡芳並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
杜衡雜以芳並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
雅杜上蘆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
狀似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如馬蹄
故俗云馬蹄香

擥木根以結茝
擥采也茝白芷也

蓀橈兮蘭旌
蓀香草也橈曲也旌表也

羅桂櫂兮蘭枻
羅列也櫂船棹也枻船側板也

斵冉冉兮水中
斵削也冉冉行貌

采芳洲兮杜若
芳洲香草之洲也

將以遺兮下女
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

時不可兮驟得
驟數也

聊逍遥兮容與
逍遥容與皆遊戲也

搴汀洲兮杳冥
搴取也杳冥遠視貌

羌思君兮不可
羌楚人語辭

極心飛揚兮浩蕩
極盡也浩蕩猶放恣也

愁予
愁憂也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詈罵也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鯀禹父也婞很也

終然殀乎羽之野
終然猶果然也羽山東裔之野也

汩鴻
汩治也鴻大也

師而不課兮
師衆也課試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
伏猶抱也

固前修以菹醢
菹醢皆酷刑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
勉強也升天降地上下求索

求矩矱之所同
矩矱法度也

湯禹儼而祗敬兮
儼敬貌祗敬也

周論道而莫差
論道講道也

皇天無私阿兮
阿曲也

覽民德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茂盛也

苟得用此下土
下土謂地也

瑤臺偃蹇兮
瑤臺玉臺也偃蹇高貌

有娀之佚女
娀國在東方佚美也

吾令鴆爲媒兮
鴆鳥名也

鴆告余以不好
不好不美也

雄鳩之鳴逝兮
雄鳩鳴聲也逝往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巧輕疾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
狐疑多疑也

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

鳳皇既受命兮
鳳皇以喻賢人

帝嚳
嚳高辛氏也

何宜
何宜猶何所宜也

稱揆余於初度兮
揆度也初度始生時也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也錫賜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則平也

字余曰靈均
靈均神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紛盛貌內美謂德也

又重之以修能
修能才能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江離芳草也辟芷幽而芷也

紉秋蘭以爲佩
紉索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疾貌若順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與待也

朝搴阰之木蘭兮
阰山邊也

夕攬洲之宿莽
宿莽草名楚人以冬生不死之草

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

春與秋其代序
代序更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落謂草木華葉墮也

恐美人之遲暮
美人謂君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撫循也壯大也穢惡也

何不改乎此度
度法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

來吾道夫先路
道導也先路前王之道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
三后謂禹湯文王也純粹不雜也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謂衆賢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椒菌桂皆香木也

豈惟紉夫蕙茝
蕙茝皆香草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耿介光明也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猖披衣不帶貌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徑邪道也窘急也步行也

惟夫黨人之鄙固兮
黨人謂羣小也鄙固無知也

羌內恕己以量人
羌楚人語辭內恕己心以忖量人意

各興心而嫉妒
興心猶動心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馳騖走也

非余心之所急
急疾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
冉冉漸進貌

恐脩名之不立
脩名美名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墜露露墜也

夕餐秋菊之落英
落英墜也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信誠也姱好也練要精簡也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不飽貌

擥大薄之芳芷兮
大薄叢薄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
峻長也文選作蔭五臣云茂盛皃音俊補曰相如
賦云實葉蔭榛音峻

願竢時乎吾將刈
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
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
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恃仰其治也文選竢作俊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
萎病也絕落也補曰萎草木枯死也於危切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
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
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逐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大失其所也
五臣云言我績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
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蕪
穢不自脩也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
競逐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並逐曰競婪
廬含切

憑不猒乎求索

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皮氷切索求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度量也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云歎聲也量力香切

各興心而嫉妒

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鴟鳴嚇鴛雛此之謂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諸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妒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馳一作駝補曰騖亂馳也

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

七十曰老冉冉行兒五臣云冉冉漸漸也

恐脩名之不立
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来至恐脩身
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脩名脩潔之名
也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害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
通用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墜墮也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
之落英吞正陰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飡五
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補曰飲啜也音蔭餐吞也七
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魏
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淵氣故屈原悲冉
冉之將老思飡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誠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道要
而行補曰信姱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姱苦瓜切要
於咲切
長顑頷亦何傷
顑頷不飽皃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皃信而美好中
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
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

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顦顇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顦虎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檢切顦顇食不飽面黃皃顇一作顇音同

擥木根以結茝兮

擥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擥作掔補曰掔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

貫薜荔之落蘂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皃也言已施行常掔木引堅據持根木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補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草香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即計切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蘼蕪桃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鉞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有芬芳也花外曰蘂蘂花鬚頭點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以補曰九章云檮木蘭以矯蕙

索胡繩之纚纚

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皃言已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

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
倦也補曰說文索艸各切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所綺切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戒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
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戒倣前賢以自
脩潔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謇作蹇世作時五臣
云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戒所以
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補曰謇又
訓難易之難非蹇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詞唯王逸本最古
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有以世為時為
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周合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
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
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
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
非一時忿懟而自沉也及離騷曰弃由聃之所珍兮撫彭
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効彭咸沈身於淵乃
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

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禹姓
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妝淚也遠遊曰哀民
生之長勤與此意同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
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
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
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脩以為常脩姱謂脩
潔而姱美也
謇朝誶而夕替
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絶遠之志姱好
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
暮而身廢弃也補曰誶音遂又音信今詩作訊訊告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
纕佩帶也補曰纕息羊切下云解佩纕以結言
又申之以攬茝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
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一云又申
之攬茝五臣云申重也攬持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曰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
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云九數之極也以此
遇害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怨靈脩之浩蕩兮
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

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皃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
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終不察夫民心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
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
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
皃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
喻臣蛾眉好皃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嫮之疾妬
兮何必揚鬐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為露才揚已
之意夫治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
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賢之美
耳師古蛾眉形若蠶蛾眉也
謠諑謂余以善淫
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
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人嫉妬忠正言已
淫邪不可任也以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為謂我善為淫
亂補曰謠音遙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諑竹角切方
言云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言衆女競為淫言以譖愬我
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智
強巧皆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
巧於言語背遠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
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偭音面賈誼云偭梟獍以隱處
錯音措
背繩墨以追曲兮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遠也墨度名也五尺
曰墨追古隨字
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
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
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
戮也補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
者枉道以從時
忳鬱邑余侘傺兮
忳憂皃侘傺失志皃侘傺住也楚人名住曰
傺邑一作悒一本注云忳自念皃五臣云忳鬱憂思皃悒
不安也補曰忳徒渾切悶也鬱邑憂皃下文曰曾歔欷余
鬱邑兮五臣以忳鬱為句絕誤矣侘敕加切傺丑利切又
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
逗即今住字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以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在住立而失志者以
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憂一作自

念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忽也渴合切

余不忍為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一無也字

鷙鳥之不羣兮

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以喻忠正補曰鷙脂利切擊鳥也月令曰鷹隼蚤鷇

自前世而同然

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也圜一作圓周一作同一云方鑿受圓枘

屈心而抑志兮

抑案也補曰案讀若按

忍尤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卯也釋文詬作訽補曰詬訽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恥辱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

悔厚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

延佇乎吾將反

延長也佇立也皃詩曰佇立以泣言已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返終已之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

回旋也路道也回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補曰皐九折澤也一云澤中水溢出所爲故坎招魂曰皐蘭被徑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丘土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

補曰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
椒也按椒山顛也此以椒丘對蘭皐則宜從如淳五臣之
說焉語助也尤虔切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
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也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
補曰九章云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難離遭也曹
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製芰荷以為衣兮

製裁也芰菱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補曰芰奇寄切生
水中葉浮水上花黃白色

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芰
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集一作集補
曰爾雅曰荷芙蕖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芰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華也
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
北山移文曰焚芰製而裂荷衣蓋用此語薢詬音皆苟又
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數方
切香艸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皃補曰岌魚及切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嵯峩衆皃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皃顏師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芳與澤其雜糅兮

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

唯昭質其猶未虧

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

忽疾皃遊一作游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貫誼弔屈原云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

佩繽紛其繁飾兮
繽紛盛皃繁衆也補曰繽匹賓切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芬香皃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
整飭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
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
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脩一作循補曰樂魚
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苟中其情好脩
皆言好自脩潔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辜支解志猶不艾
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
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
說文懲忿也忿與艾並音乂謂懲創也以可為何以懲訓
懼皆非是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擅援補曰說文云嬃
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
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
亦来歸喻令自寬全鄉人異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北有
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祠衣石猶存秭與姊同觀女
嬃之意蓋欲原為窮武子之愚不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

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文顓罵原以不與衆合不
承君意誤矣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顓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来牽
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云牽引古事
而罵詈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舒之皃女顓詈
原有親親之意馬九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
與叶韻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曰女顓詞也鯀堯臣也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婞很
也鯀亦作鯀一作鄠文選亡作方補曰婞下頂切東坡曰
史記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鯀婞直以亡身則鯀蓋
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
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也童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
用而不就

終然殀乎羽之野

蚤死曰殀言堯使鯀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
羽山死於中野女顓比屈原於鯀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
殀一作夭一云羽山之野補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殀歿也
於矯切鯀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
為黃能入于羽淵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顓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有此姱
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文選作蹇五臣云汝

何慱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補曰
慱謇當如逸說紛盛皃姱苦瓜切好也

薋菉葹以盈室兮

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
采菉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補曰今詩薋
作茨菉作綠薋音甆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
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菉音
錄爾雅云菉王芻菉蓐也本草云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
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菉蓐草葹商支切形似鼠
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枲耳皆以實
得名本草枲耳一名葹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也女頞言衆人皆佩薋菉枲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
庭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
斥弃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
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
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

世並舉而好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
朋黨字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

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訥受之
也煢一作煢予一作余補曰煢渠營切今詩作惸聽平聲
依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喟歎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
喟然舒憤懣之心也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
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
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畔矣補曰喟
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皃引楚詞康回
憑怒皮氷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曰俠溺於馮氣說文云
馮懣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循
逢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
濟沅湘以南征兮
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
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
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水水源出牂牁且蘭
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
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艫
為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
在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
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

也一作陳辭補曰敷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謚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殷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為殷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殷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辭于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故原欲就之而敷詞

啓九辯與九歌考

啓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也九功之德皆有大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日為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

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它皆放此難乃旦切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卷之理蓋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失乎家卷太康實使之

羿淫遊以佚畋兮

羿諸侯也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施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

又好射夫封狐

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馮琁利決封猏是射

固亂流其鮮終兮

鮮少也固一誤作國鮮一作尠

浞又貪夫厥家

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

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澆一作奡一被云於殭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奡即澆也五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殭禦殭禦殭梁也

縱欲而不忍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殭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

為澆所滅

日康娛而自忘兮

康安也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至

田家衆殺而享之靡奔有萬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特其
謱愚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身
有萬氏妝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
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
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
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
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
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
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踈也

夏桀之常遣兮
傑夏之亡王也五臣云言常背天遠道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偝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
終為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
葅五臣云葅醢肉醬也補曰菹臻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
麋鹿為菹麋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
絕不得長久也而一作亡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
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
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湯禹儼而祗敬兮

儼畏也祗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

舉賢而授能兮

一云舉賢才

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洽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稍曰思玄賦注引楚詞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陂一音頗旁末切

皇天無私阿兮

一云所佑為阿

窮愛為私所私為阿

覽民德焉錯輔

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禁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為生賢佐故曰錯輔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

苟得用此下土

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為我用詩曰奄有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

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補曰說文瞻臨視也顧還視也

相觀民之計極

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民一作人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極與左傳尚猶有臭書帶遑暇食語同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義而可服

服服事也言世是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

阽猶危也或云阽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有節字補曰阽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阽前漢注云阽近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士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
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枘兮
量度也正方也枘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
也枘而鋭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
之中
固前脩以菹醢
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枘不固而木破矣臣不
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脩名之
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菹一作葅五臣云邪佞在前
忠賢何由能進補曰九辯云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
鋙而難入夫雅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
必矣
曾歔欷余鬱邑兮
曾累也歔欷懽兒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
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欷香衣許既二切
哀朕時之不當
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
菹醢之世也補曰當平聲
攬茹蕙以掩涕兮
茹柔耎也攬一作擥文選作擘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
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菜茹
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
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

霑余襟之浪浪

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皃也言己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

跪敷衽以陳辭兮

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

耿吾既得此中正

耿明也言己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己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卧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

駟玉虬以乘鷖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云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鳳類也以為車飾虬一作蚪桀一作乘鷖一作翳補曰言以鷖為車而駕以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蚪也鷖於計烏雞二切山

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之鳥飛翙一鄉五彩之鳥翳鳥也
又云蛇山有鳥五色飛翙名翳鳥

溘埃風余上征

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
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
征故逆云溘猶掩也按溘奄忽也濁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於蒼梧兮

軔楅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楅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
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
以軔為車輪誤矣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于陽帝丹朱葬
于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
焉蒼梧之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
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

夕余至乎縣圃

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絕乃通天
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
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
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
帷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
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
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水經云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一曰玄圃
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

室懸圃閶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燿名閶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輿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

欲少留此靈瑣兮

靈以喻君瑣門鐫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問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璅五臣云璅門閤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猶儀

日忽忽其將暮

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

羲和日御也弭按也節徐步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

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毋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門戶邊鏤也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旦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嶓冢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淵之汜

路曼曼其脩遠兮

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云漫漫遠兒補曰曼漫並莫半切集韻曼曼長也謨官切

吾將上下而求索

言天地廣大其路曼遠而且長不可卒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志合者也補曰索所格切

飲余馬於咸池兮

咸池日浴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遶注云咸池星名盖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滌漫云咸池星名盖天池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梭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曰所浴者也

揔余轡乎扶桑

揔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

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曜曜猶照也說文云槫桑神木日所出槫音扶湯與暘同

折若木以拂日兮

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水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欲淮南子曰若水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聊逍遥以相羊

聊且也逍遥相羊皆遊也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羊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遥一作須臾羊一作佯補曰逍遥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舒使驅先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入則辟左右而前驅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皇為余先戒兮

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爾雅曰鶠鳳其雌皇皇或作凰為去聲

雷師告余以未具

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鳳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兮
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己和合也補曰爾雅注云飄風旋風屯徒昆切聚也
帥雲霓而来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来同志之士欲與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衆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来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迓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蜺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云雌霓連蜷並讀作倪奚司馬温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
爾雅蜺為挈貳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雌曰蜺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
雲霡霂日照雨滴則虹生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
紛盛多皃總總猶傳傳聚皃五臣云紛亂也
斑陸離其上下
班亂皃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下離下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班一作班補曰駁文也下音戶
吾令帝閽開關兮
帝謂天帝閽主門者也補曰說文云閽常以昏閉門隸也
倚閶闔而望予
閶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天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補曰天文大

象賦曰儼閶闔以洞開注云宮牆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
閶闔門淮南子曰排閶闔淪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也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說文云閶天門也閶門扇也
楚人名門曰閶闔文選注云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
屈原亦以閶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

時曖曖其將罷兮

曖曖昏昧皃罷極也罷一作罷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
罷音皮

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勢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
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
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
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詞云云

世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

好蔽美而嫉妒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也五
臣云蔽隱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
補曰河圖曰岷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

登閬風而緤馬

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

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已脩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緤一作絏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緤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紲紲馬韁也馬滿補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女諭無與已同心也舊說高丘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壒補曰壒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

繼續也言已行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同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為羞

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

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吾令豐隆棄雲兮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褒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雲神豐隆五臣曰雲師或曰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塋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魑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

又周官有飌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耳

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宓一作虙五臣云虙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物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顏氏家訓云虙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宓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

神

解佩纕以結言兮

纕佩帶也補曰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亦此意

吾令謇脩以為理

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臣云令謇修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

緯繣乖戾也遷徙也言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絶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徽繣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劃慳廣韻作徽繣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剌其意難移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朝濯髮乎洧盤

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

日康娛以遥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云遥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遥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遥故遥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兮来遠棄而改求

遠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来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

覽相觀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補曰相奏聲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来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汃汃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户

望瑶臺之偃蹇兮

石次玉曰瑶詩曰報之以瓊瑶偃蹇高皃補曰說文云瑶玉之美者

見有娀之佚女

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

子以諭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妖補曰娀音嵩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

吾令鴆為媒兮

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補曰鴆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鴞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

鴆告余以不好

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鴆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盖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

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鵃也爾雅云鶌鳩鶻鵃注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

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
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

補曰猶由柚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
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
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
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
氷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乃
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云稱狐欲渡河無如尾
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文
云豫象之大者人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

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雉鳩銜
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
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鳳皇既受詒兮

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
帛將行就聘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娀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

恐帝嚳已先得戎娀簡狄也遺一作遣五臣云帝嚳喻諸
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
高辛所興之地名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且遊
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
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
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
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猶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
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
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姚音遥說文云虞
舜居姚虛因以為姓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戒欲留聘二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
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于君不能
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世一作時

好蔽美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逐切

哲王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常言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索藑茅以筵篭兮

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篭文選藑作瓊五臣云筵竹筭也補曰索所華切藑音瓊爾雅云菌藑茅注云藑菌一種花有赤者為藑筵音延篭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梃專折竹注云梃八段竹也音同

命靈氛為余占之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思古文思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一無狐字

孰求美而釋女

五臣云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

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

爾何懷乎故宇

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佘宇一作宅注同補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皃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絢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荅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

民好惡其不同兮

民一作人

惟此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户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

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國户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兮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

身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察視也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

豈珵美之能當

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藏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藏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珵美猶九章言蓀美也珵音呈一曰珮珩也

蘇糞壤以充幃兮

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縢縢香囊也呂一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幃許鬾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褕注云即今之香纓也褕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縢音騰

謂申椒其不芳

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

巫咸將夕降兮

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

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又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
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
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
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
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
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袑皆取此名言
多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懷椒糈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多從天上
来下願懷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糈俗作糁補曰糈音
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饋也要伊消切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翳蔽也繽盛皃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
神蔽日来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来迎知已之志也疑
一作嶷補曰翳於計切嶷與疑同迎魚慶切逝也漢紀曰
望祀虞舜于九嶷張揖曰九嶷在零陵營道縣文頼曰九
嶷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
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剡剡其揚靈兮

皇皇天也剡剡光皃補曰剡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
靈

告余以吉故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
我去當吉補曰靈氛之占逢箄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

嶷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

求榘矱之所同

榘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榘一作矩矱一作鑊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榘俱雨切矱紆縛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榘矱之所周注云榘方也矱度法也

湯禹嚴而求合兮

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補曰自此以下皆屈原語

摯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一作皐陶補曰天問曰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即伊尹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

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搗也

武丁用而不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

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與巖同徐廣云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

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武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屠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逐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周文王夢天帝立令徇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也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甯戚之謳歌兮

甯戚衛人
齊桓聞以該輔
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
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
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
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
非常人也命謼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
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
作南山粲屈原舉呂望傳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晏晚
時亦猶其未央
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
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
補曰說文央久也詩曰庶夜未央
恐鶤鴂之先鳴兮
鶤鴂一名買鶨常以春分鳴也鶤一作鶗五臣云鶗鴂秋
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鶤音提鴂音決一音弟桂一音
殄絹反離騷云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
師古云鶗鴂一名買鶨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
鳴則衆芳皆歇鴂與鴂同鶨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
子兮鶗鴂鳴而不芳注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

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舊周子規也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鴂鳴而草衰注云鶗鴂爾雅謂之鵙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鶗鴂二物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亟地晚寒左傳伯趙司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鵙鳴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鶗鴂鬨西曰巧婦鬨東曰鸎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言我恐鵜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卉具腓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皃佩一作珮

衆薆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五臣云薆亦盛也補曰薆音愛方言云掩翳蔓也注云謂蔓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妒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

敗毀之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繽紛亂也

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爲此蕭艾也

言往昔芳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害直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脩

潔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雉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勸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

委厥美以從俗兮

委弃

苟得列乎衆芳

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謠俗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

椒專佞以慢慆兮

椒楚大夫子椒也慆遙也慢一作謾釋又作嫚慆一作謟補曰古今人物表有令尹子椒慆它刀切書曰無即慆遙注云慆慢也

椴又充欲夫佩幃

椴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

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謠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茅茞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椒音菽爾雅曰椒椒醜茉注云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椒之似椒也予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芺芳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

干求而一作以

又何芳之能祗

祗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禄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固時俗之流從兮

一作從流一本從誤作徙

又執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謟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謟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揭一作藒離一作蘺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芬芷

惟茲佩之可貴兮

之一作其
委厥美而歷茲
歷逢也言已内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
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予蘭
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
虧歇而一作其虧一作虧
芬至今猶未沫
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芬勃勃誠難虧歇又而彌盛至
今尚未已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諄補曰說文云芬州初
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
義而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
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淡度也補
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
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
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
天余乃下也下音戶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補曰靈氛吉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
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

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行胡郎切叶韻

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咏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糜以為糧

精鑿也糜屑也糧粮也詩云乃裹餱糧言我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粮飲食香潔冀以延年

也五臣云精擣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糜音縻文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糧音張良未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楽食不鑿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王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已德似龍王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以瑤象為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為太聲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葅切

邅吾道夫崑崙兮

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邅池戰切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崐崘丘注云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圖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

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遥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曖兮

揚披也晻曖猶蓊鬱陰皃也一本揚下有志字曖釋文作譪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曖旗蔽曰貌補曰晻曖暗也冥也晻烏感切曖靄遠並於蓋切

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于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鴈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衆鳥之聲詩云和鸞雝雝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鴈鳴則和應啾音揫埤倉云衆聲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衆賦云天津橫漢以橋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橫漢以橋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

夕余至乎至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
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左蒼梧右西極
注引爾雅西至于邠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之山
曰閶闔之門
鳳皇翼其承旂兮
翼敬也旂旗也畫龍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
希切旗渠之切
高翔翔之翼翼
翼翼和皃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
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
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古者旌旗皆載
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
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
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翱直刺
不動曰翔
忽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
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
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
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
遵赤水而容與
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皃言吾行忽然過此流

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
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
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游
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

麾蛟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
龍水虫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黿
鼉以為梁使一作呂五臣曰麾昭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
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郭璞
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笼能吞人龍屬
也說文曰津水渡也

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
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
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

路脩遠以多艱兮

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
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也待一
作侍

路不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大人賦曰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里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遶說是也遠游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

指西海以為期

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齊玉軑而並馳

軑鋼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

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音丈方言云輪轅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進

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皃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蜿於元切

載雲旗之委蛇

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為切蛇弋支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邈遠皃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經德之歌九磬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聊假日以媮樂

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比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

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娭樂也音俞

陟陞皇之赫戲兮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皃一無陟字陞一作升補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煇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曦同

忽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攄光曜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懷思也

蟋扃顧而不行

蟋扃詰屈不行皃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帀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蟋扃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忘以詞自明也五臣云蟋扃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蟋音拳蟲形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

亂曰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敷詞或忒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有重亂者揔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伸更作賦也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已矣絶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閒其無人
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
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歎詞
又何懷乎故都
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
沉泊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作王一定經術
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
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
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
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
或以明世八字或作咸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
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
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
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瑰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作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作舒肆妙慮一云
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
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斑固賈逵復以所見
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篇作關而
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作今

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婉娩一作僶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翳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敷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

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愽才益多者其
識遠作多一砌屈原之詞誠愽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
名儒愽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
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
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刋滅者矣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愽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詆五子以失家巷謂
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弍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
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愽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潜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
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
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
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煞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
亦貶棄往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虚無之語皆
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爭光過矣
然其文弘愽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
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
楊雄騁極文辭好而非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
可謂妙才者也攷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陋軽薄
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
楚賦讀者不以為過孟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

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死危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能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旦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諫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忠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而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滑而鬼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

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不能識也大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身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妄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

班固孟堅

列上官大夫姮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遂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于後

辨騷

劉勰彥和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皦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幷涜二姚與左氏不合

離騷用幷涜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幷涜之顛隕規諷之旨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
擢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
夸誕誕則如此周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
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
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
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縹放
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
驚采絶發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
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
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
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
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
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
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窺文致
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讀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
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二

校書郎臣王逸上

九歌章句第二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

東皇太一一本自東皇太乙至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

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娛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

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窮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也

穆將愉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乙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
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補曰愉音俞

撫長劒兮玉珥

撫持也王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
之也補曰撫循也以手循珥其也博雅曰劒珥謂之鐔鐔
劒鼻一曰劍口一曰劍環珥耳飾也鐔所以飾劒故取以
名焉珥音餌鐔覃遥二音

璆鏘鳴兮琳琅

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
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卜巫常持好劒以辟
邪要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
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劒佩衆多糾
錯而鳴其聲琳琅也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幽切鏘七羊
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
鏘鳴也琳音林郎倍作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
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本草云
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此言帶劒佩玉以禮事
神也

瑤席兮玉瑱

瑤石之次者玉詩云報以之瓊瑤瑱一作鎮補曰瑤音遥
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為鎮是也周禮
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

盡將把兮瓊芳

盡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瑤玉為席

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云靈
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

蕙肴蒸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也
蒸一作烝補曰肴骨體也蒸進也烝烝並同國語
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注云升體解節折之俎藉薦也蕙
夜切

奠桂酒兮椒漿

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
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五臣
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訖文奠置祭也漢樂歌曰奠
桂酒兮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

揚枹兮拊鼓

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補曰枹房尤切擊鼓槌也

疏緩節兮安歌

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也枹擊鼓使靈
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
安音清歌補曰疏與踈同

陳竽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補曰禮記鍾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
五絃

靈偃蹇兮姣服

靈謂巫也偃蹇舞皃姣好也服飾也姣一作妖服一作服

補曰古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
下文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兒一曰衆盛兒方言
曰好或謂之姣注云言姣潔也姣與妖並音狡服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
菲菲芳皃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
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皃繁衆也五臣云繁會錯雜也
君欣欣兮樂康
欣欣喜皃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皃美
神以歡欣鼓飽喜樂則自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
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敬其祀而惠以社
自傷屢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弃遂以危殆
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皃補曰此章以東皇喻
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
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
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
中宮天極星其一名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
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
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
勾陳尸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

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
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
疾疫占不明反移為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府有沐浴子劉次
莊云楚詞曰新沐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
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
其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
暉與屈原意異

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
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
潔清也補曰華户花切荀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
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
味辛香今復別有杜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
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
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芙

靈連蜷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兒也既已也
留止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蜷音拳南都賦云蛾眉連
蜷連卷長曲兒

爛昭昭兮未央

爛光兒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
兒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

明無極已也

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曰憺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

聊翱遊兮周章

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翱遊周章往來迅疾皃

霊皇皇兮既降

霊謂雲神也皇皇美皃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皃皇皇而美有光明也

猋遠舉兮雲中

猋去疾皃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猋卑遙切羣犬走皃大人賦曰猋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猋其字从火非也

覽冀州兮有餘

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絶下覽冀州横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内

横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横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横於天下注云横充也

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補曰記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

極勞心兮㥯㥯

㥯㥯憂心皃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㥯㥯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㥯㥯而不能已也㥯一作忡補曰㥯敕中切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㥯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横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

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数百里羣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篤謂此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為娥皇湘夫人為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脩

要眇好皃脩飾也言二女之皃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有又字補曰要於咲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亦音要妙此言娥皇容德之美以喻賢臣自喻

沔吾乘兮桂舟

沔行皃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沔然而行常香淨也五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作棄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沔然誰能禦之沔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

令沅湘兮無波
沅湘水名
使江水兮安流
言已乘舩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
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荆州記云江
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
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東北至巴
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
卜夏與洞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
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望夫君兮未来
君謂湘君未一作歸
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脩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来則吹簫
作樂誠欲樂君當復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
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參補曰風
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參差不齊之皃初簪又
宜二切此言因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入道
德洞簫簫之無底者參差竹皃
駕飛龍兮北征
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比行亟還歸
故居也
遭吾道兮洞庭
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

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

薜荔柏兮蕙綢

薜荔香草柏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柏一作拍搏一作槫補曰柏拍並音博槫綢傳叨二音

蓀橈兮蘭旌

蓀香草也橈船小舟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薜荔槫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旃補曰蓀荃見騷經橈而遥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周禮云桥羽為旌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旃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荃橈乘一作承或云乘荃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涔音岑碕音

祈曲岸也今澧州有涔陽浦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集韻涔郎丁切水名其字从令引楚詞望涔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

橫大江兮揚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崎以渫憂患橫渡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還已也五臣曰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也

揚靈兮未極

極已也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女謂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須牽引時事以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為而為我歎息也補曰嬋媛已見騷經

橫流涕兮潺湲

潺湲流皃屈原感女須之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故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補曰潺仕連切湲音爰

隱思君兮陫側

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已雖見放弃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痛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陫符沸曰說文隱也

桂櫂兮蘭枻
櫂楫也枻舡旁板也一作栧五臣云桂蘭取其香也補曰
櫂直教切枻音曳楫謂之枻一曰柂也
斲冰兮積雪
斲斫也言已乘舡遭天盛寒其舉櫂楫斲斫氷凍紛然如
積雪言已勤苦也一云斲當氷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
值天盛寒斲斫冰凍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
采薜荔兮水中
薜荔之草緣木而生
搴芙蓉兮木末
搴采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
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地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
芙蓉固不可得也補曰搴音蹇
心不同兮媒勞
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
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
恩不甚兮輕絶
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言已與君同姓
共祖無離絶之義也五臣曰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石瀨兮淺淺
瀨湍也淺淺流疾皃補曰瀨落蓋切說文曰水流沙上也
文選注云石瀨水激石閒則怒成湍淺音戔
飛龍兮翩翩
屈原憂愁順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

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弃在草野終無所登至
也五臣云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
遂性我獨不然也補曰說文云翩翩疾飛也

交不忠兮怨長
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已執履
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閒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譖言之故更告我
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余一作我五臣云言君與臣下
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隙爾疾
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遂相背焉補曰比言朋友之交忠
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
不閒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宂志也此原陳已
之志於湘君也閒音閑

鼉騁鶩兮江皋
鼉以喻盛明也澤曲曰皋言已願及鼉明已年盛時任重
馳驅以行道德也鼉一作朝補曰鼉陟遥切旱也騁音逞
鶩音務說文曰騁直馳也鶩亂馳也

夕弭節兮北渚
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猶情
安意終志草墅也五臣云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
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鶩猶不
出江皋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沚也爾雅小洲
曰陼韓詩章句水一moved而為渚

鳥次兮屋上

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

水周兮堂下

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
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補曰下音户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
補曰捐音沿玦古穴切如環而有缺左傳曰佩以金玦弃
其衷也荀子曰絶人以玦皆取弃絶之義莊子曰緩佩玦
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

遺余佩兮醴浦

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
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異君求已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
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置也玦珮朝服之餘置於江澧二
水之涯者異君命已猶可以用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
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喻求賢也遺平聲方言注
云澧水今在長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于洞庭按
禹貢曰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
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名也

采芳洲兮杜若

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補曰叢音叢

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言已願往芬芳絶異

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

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嗟不可兮再得

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嗟一作時

聊逍遥兮容與

逍遥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遥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遥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遥容與待君之命卒與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歸迟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

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来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皃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沉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皃言神之降望而不見使我愁也以況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皃補曰嫋長弱皃奴鳥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人用事則君子弃逐補曰淮南云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戶

白薠兮騁望

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薠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薠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薠注云薠狀如葴葴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薠似莎者司馬

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南鴈所食

與佳期兮夕張

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嬪草初生平望之時脩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與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

鳥萃兮蘋中

萃集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罾何為兮木上

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罾音增

沅有芷兮醴有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有異於衆人也芷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已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州有蘭江因此為名

思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違言者士當

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者言
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
宜有蘭蓀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
志於湘夫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
見水流而潺湲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釋文文選
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無但見流水之潺湲耳荒
忽不分明

麋何食兮庭中

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為補曰麋音眉月令曰麋角解蹄
云麋陰獸情淫而游澤

蛟何為兮水裔

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
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庭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也裔一作裏補曰裔邊也末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
水而陸居也

朝馳余馬兮江皋

一云朝馳騁兮江皋

夕濟兮西澨

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間補曰澨音逝
說文曰澨坪增水邊土人所居者

聞佳人兮召予

予屈原自謂也

將騰駕兮偕逝
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
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也五臣云冀聞夫人
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
佳人以喻賢人與已同志者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
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清潔也
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入切說文茨也
蓀壁兮紫壇
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子曰東
海則有紫紺魚鹽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
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陸機云紫貝
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草云貝類極多而紫貝尤為世
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
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陽為堂平場廣坦為壇音
善
播芳椒兮成堂
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芳椒兮盈堂補曰翁古播字本作
番漢官儀曰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
桂棟兮
以桂木為屋棟補曰爾雅棟謂之桴注屋檐也
蘭橑
以木蘭為棟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椽也一曰屋橑簷前木

爾雅曰桷謂之榱

辛夷楣兮

辛夷香草以作户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楣音眉說文云秦名屋櫋聯也爾雅楣謂之梁注云門户上横梁

葯房

葯白芷也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為房之飾補曰白芷楚人謂之葯慱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

罔薜荔兮為帷

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補曰罔讀若網在旁曰帷

擗蕙櫋兮既張

擗析也以析蕙覆櫋屋擗一從木一作擘析一作折櫋一作槾五臣云罔結以為帷帳擗析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補曰擗普覓切一音覓櫋音綿又彌堅切

白王兮為鎮

以白王鎮坐席也鎮一作瑱一本為上有以字

疏石蘭兮為芳

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為芳五臣云疏布其芳氣

芷葺兮荷屋

葺蓋屋也一本葺下有之字五臣云以芷草及荷葉葺以盖屋也

繚之兮杜衡

繚繞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一作蘅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為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云束縛杜衡置於水中非是

合百草兮實庭

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中五臣云百草香草實滿也

建芳馨兮廡門

馨香之遠聞者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隣而處悠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威行善彌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

九嶷繽兮並迎

九嶷山名舜所葬也嶷一作疑補曰迎去聲

靈之來兮如雲

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曰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

捐余袂兮江中

袂衣袖也補曰袂彌蔽切

遺余褋兮醴浦

褋襜襦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去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褋禮襜袖襦也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皆已無所用也故棄遺之補曰遺平聲褋音牒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捐袂遺褋與捐玦遺佩同意玦珮貴之也袂褋親之也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絶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者一作渚五臣云搴取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補曰汀它丁切水際平地遺去聲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社若好賢不已也舊本者音渚集韻者有覩音

時不可兮驟得

驟數

聊逍遥兮容與

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與一作治補曰不可再得則已矣不可驟得猶冀其一遇焉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

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訞蕩蕩淮南子注云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紛吾乘兮玄雲

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靈之車結玄雲

令飄風兮先驅

迴風為飄

使涷雨兮灑塵

暴雨為涷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軨路也灑一作洒軨一作戒補曰涷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

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道風
伯掃塵自此已上皆喻君也

君廻翔兮以下

廻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廻運而來下也
廻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廻翔猶翱翔也下音户

踰空桑兮從女

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弃將慰
神明陳已之寃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
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
琴瑟是也淮南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
空桑地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之詞喻欲從君也

紛總總兮九州

總總衆皃補曰竟時九州見禹貢高九州見爾雅周九州
見周禮鄒衍云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
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
弁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
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弇音奄

何壽夭兮在予

予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老夭折
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
大生民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我為司命故也
言人君制生殺與奪之命也予音與

高飛兮安翔

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而行

乘清氣兮御陰陽

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

吾與君兮齋速

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也補曰齋速者齋戒以自敕也

導帝之兮九坑

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興得陳已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阬文苑作岡補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

靈衣兮被被

被被長皃一作披補曰被與披同

玉佩兮陸離

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

壹陰兮壹陽

陰晦也陽明也

衆莫知兮余所為
屈原言已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
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化能制萬民之命人
君亦當如此也
折疏麻兮瑤華
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云折麻心莫展
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
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遠江淹雜擬詩
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
將以遺兮離居
離居謂隱者也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
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
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陳
已之志於司命也
老冉冉兮既極
極窮也極一作終
不寢近兮愈疏
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
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寢一作侵一作浸兮一作
而愈一作踰
乘龍兮轔轔
轔轔車聲詩云有車轔轔也釋文作軫音鄰補曰今詩作
鄰
高駝兮沖天

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神龍轔轔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枉橈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冲天沖持弓切直上飛也集韻作翀與沖通此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

結桂枝兮延竚

延長也竚立也詩曰竚立以泣釋文延作延補曰竚久立也直呂切

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捨已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

虧歇也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富貴貧賤者是天禄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仕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大司命

周禮太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文昌六星四曰司命

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
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
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荊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
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
星其非宮中少神明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閑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
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穐下同麋一作蘼補曰
爾雅曰蘄蘧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萎狀山海經云臭
如麋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床而香騷人借以
為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
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
蕪相如賦云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師古云蘼蕪即穹窮苗
也下音戶

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
也枝一作華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予
上聲

夫人自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夫音扶考工
記曰夫人而能為鎛也夫人猶言凡人也

蓀何以兮愁苦

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

其年命而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
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
傷也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
浔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蓀亦喻
君騷經曰荃不察余之中情是也

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

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
下有生字補曰詩云緑竹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與我睨而相視
成為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
司命獨與戒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戒修道德爾謂初與已
善時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

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辭一作詞

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貟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
與已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
戒喻君之心與戒相背也

悲莫悲兮生別離

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
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於此

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

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

荷衣兮蕙帶儻而來兮忽而逝

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儻一作倏來一作倏五臣云言神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補曰莊子䟦曰儻為有忽為無

夕宿兮帝郊

帝謂天帝

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已而命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

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作汝風至作颷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天河也衝颷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伯童中語也

與女沐兮咸池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一作咸之池補曰咸池見騷經

晞女髮兮陽之阿

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司命共為清潔喻已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望美人兮未來
美人謂司命
臨風怳兮浩歌
怳失意兒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
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怳然而
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怳慨怳也許往切
孔蓋兮翠旍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旍言殊飾也
蓋之圜也以象天漢樂歌曰庶旄翠旌
登九天兮撫彗星
孔孔雀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青羽者曰翠周禮曰
上有楊字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鸞旍一作旌一本此句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
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于天撫掃彗星言顧將忠
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爾雅彗星為欃槍彗祥歲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
喻君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
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竦作慫補曰竦慫並息
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慫驚也孟子曰知好色則
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之工或非
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
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善佑賢輔德也

或曰嚴嫮艾封人之子也故美女謂之艾猶嫮貴姓因為美妾為嫮耳

蓀獨宜兮為民正

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蓀一作荃五臣云蓀香草謂神也以喻君補曰正音征叶韻

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大也補曰暾他昆切

照吾檻兮扶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户黯切楯音盾

撫余馬兮安驅

余謂日也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即羲和馬即六龍見騷經注

夜晻晻兮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晻晻而自明也晻一作皎補曰晻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夜晻晻而復明也補曰舊本明音亡

駕龍輈兮乘雷

輈車轅也補曰震東方也為雷為龍日出東方故曰駕龍

乘雷也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
下淮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也輈張留切方言曰
轅楚韓之間謂之輈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長委
作逶蛇一作虵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俳佪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
作俳一作儃補曰低佪疑不即進貟出不忘本行則思歸
物之情也以諷其君迷不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羌聲色兮娛人
娛樂也作色聲
觀者憺兮忘歸
憺安也言日色光明旦燿四方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
意安西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
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
百姓皆注其耳目也
緪瑟兮交鼓
緪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緪一作絚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
笛賦曰緪瑟促柱
簫鍾兮瑤簴
王逸無注簫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
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
聲相應之鍾歟簴其呂切爾雅未謂之虛縣鍾磬之木也

瑤簚以芙玉為飾也

鳴䶵兮吹竽

䶵竽樂器名也言已願供脩香芙張施琴瑟吹鳴䶵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䶵一作篪補曰篪與䶵同並音池爾雅注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止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一寸廣雅云八孔竽已見上

思靈保兮賢姱

靈謂巫也姱好貞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曰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曰靈保神巫也姱音戶叶韻舊苦胡切未詳

翾飛兮翠曾

曾舉也言舞巫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似鳥翠之舉也補曰翾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翾翥飛也

展詩兮會舞

展舒補曰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

應律兮合節

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鍚玉鳴

靈之來兮蔽日

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

言日神来下青雲為上衣白蜺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
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作躲補曰射食亦切
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

操余弧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
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
来體多曰弧淪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
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
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
獲天狼之威弧思玄賦云孌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塚之封
狼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王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
有德也補曰援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
舊音主射天狼酌桂漿以諷其君不能遏惡揚善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雛兒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
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
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上

杳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
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
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游遂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仕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衝風起兮橫波

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詩云大風有隧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遊戲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志曰水神乘魚龍驂蒼舍切在旁曰驂驂兩騑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一說無角曰螭一音离集韻蜲螭龍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

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
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
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

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忠放貞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
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

言崑崙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已
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言登崑崙以望四方無所
適從惆悵歎息而忘歸也悵失志也

惟極浦兮寤懷

寤覺也懷思也言已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
心覺寤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涔陽兮極
浦是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
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宮補曰河伯水神也
故託魚龍之類以為宮室闕門觀也

靈何為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殊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
賢人處非其所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

大鼈為黿魚屬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
黿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黿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

七年征伐起師至九江叱黿鼉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
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
經睢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
文魚以警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為鯉豈亦有
所據乎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
隨来下水為汚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比流
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補曰渚洲也澌音斯從父者流冰
也從水者水盡也此当從父下音户

子交手兮東行

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
我亦欲歸也一本字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
東行

送美人兮南浦

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已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補
曰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

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媵送也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
隣隣侍從而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皃詩
曰滔滔江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已
者言時人遇已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亦此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水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居都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

女羅鬼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呂氏春秋云或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然實不屬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皃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五臣云山鬼美皃既宜含視又宜發咲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曰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眄曰睇眄眠見切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靨酺奇牙宜笑嘕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姱美乘豹從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況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貞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譆五臣云喻君初與已誠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窕美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窕閑都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

貍一作貙五臣云赤豹文貙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棄補曰從隨行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玄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熊陸機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貍有虎班文者有貓班者河伯云乘白黿兮逐文魚山鬼云乘赤豹兮從文貍各以其類也

辛夷車兮結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木為車結桂枝以為旌旗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衡一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去聲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

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云篁竹墟名也

路險難兮獨後來

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五臣云居於此補曰來音釐

表獨立兮山之上

表持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也下音戶

東風飄兮神靈雨

飄風貌貝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之應而雨以言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飄一作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靈脩謂懷王也

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

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戒榮華也五臣云
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戒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
衰老孰能榮華戒乎補曰留止也不必讀為宿留之留此
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日月逝矣孰能使衰老
之人復榮華乎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
與

采三秀兮於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茵
音因思玄賦云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作蔵芝賦序
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產目所常識之草
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
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
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
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爾逢原
之說豈其然乎

石磊磊兮葛蔓蔓

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
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
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
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譊諈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
切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
莫于切俗作蔓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已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

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蔽賢如
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

君思我兮不得閒

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也五臣
云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補曰閒音閑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
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五臣云飲
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放令狐疑也五臣云讒邪
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
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

靁填填兮雨冥冥

靁一作雷補曰填音田

猨啾啾兮又夜鳴

又一作狖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猨狖聲也
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狖似猨余救切

風颯颯兮木蕭蕭

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號呼風木搖動以言
恐惧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
佞臣猨猴羊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填填者

君妄怒也兩冥冥者羣佞聚也俊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蕭蕭文苑作棲棲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同

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已怨子柳不見達故逐去而憂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戎羅其憂愁離羅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誰南曰山出嗥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

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鞏如金石鞏堅貌音夾

車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劒以相接擊也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趣敵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矢交墜兮士爭先

墜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墜一作隧補曰隧與墜同

凌余陣兮躐余行

凌犯也躐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也陣踐躐我行伍也躐一作躒補曰顏之推云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陣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躐蹈亟音獵行胡岡切

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倉遠遊創初良切

霾雨輪兮繫四馬

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已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霾一作埋補曰霾讀若埋繫陟立切

援玉枹兮擊鳴鼓

言已愈自厲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掻抱一作捋補曰援音爰引也左傳郤克傷於矢左并轡右援袍而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已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墜一作隧文苑作懟

嚴殺盡兮棄原壄

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駭骨棄於原壄而不土塗也補曰壄古野字又叶韻

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閫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平原忽兮路超遠

言身棄平原山壑之中去家道甚遠也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

帶長劒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帶劒持弓示不舍武也補曰漢書地里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為弓幹

首身離兮心不懲

懲忿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忿身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忿音义

誠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

也一云鬼魄毅一云子魄毅補曰左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前魂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魂曰神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

神魄人陰神也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

言祠祭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芭一作巴補曰芭卜加切司馬相如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

姱女倡兮容與

姱好貞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與一作冶補曰姱音夸倡讀作唱

春蘭兮秋菊

菊一作鞠補曰古語云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長無絶兮終古

言春祀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継承無絶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

禮一作祀魂一作鬼或曰禮魂謂以禮葬終者

楚辭卷第三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瘁）彷徨山澤（一作川澤）經歷陵陸嗟歎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瑋）僪佹（一作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皮）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之初天地事物之憂不可

校書郎臣王逸上
曲阿洪興祖補注

離騷

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目耳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非吾之用捨天耶人耶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公此天問之所為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為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序一作敘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史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事也補曰列子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無所不知也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者道猶言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而知之也考一作知定一作述補曰列字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補曰冥幽也所謂窈冥之門也昭明也所謂大明之上也瞢莫豆切目不明也闇音暗閉門也此言幽明之理瞢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補曰淮南言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注云馮翼無形之貌又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補曰此言日月相推晝夜相代時運不停果何為乎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補曰天對云合馬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引穀梁子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逸以為天地人非也穀梁注云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然則傳所謂天盡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蔟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補曰圜與圓同說文曰天體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淮南曰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對曰無營以成沓陽而九運輠渾淪蒙以圜號積陽為天九老陽數也營經營也度量度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刀始作之邪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斡一作筦補曰說又云斡轂端沓也揚雄杜林云軺車輪斡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為筦故知斡管二音楚詞云筦維焉繫張華勵志詩云太儀斡運皆為轉也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活切非也淮南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蹏通之維注云四角為維也先儒說云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維謂四維極謂八極也一說云北極天之中也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植中央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虧一作虧補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淮南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又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也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

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繫屬乎皞一作昊變一作蠪一作鸞補曰際邊也傳曰九天之際曰九垓九天之外曰九陔放上聲蓋子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屬附也音注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補曰隅角也爾雅厓內為隩外為隈淮南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注云九野九天之野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補曰沓徒合切靈憲云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天元天何所沓言與地合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若歲在鶉火我周之分野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則十二辰所次也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補曰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屬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次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
之涯也補曰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
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說文云暘日出也或作湯通作
陽汜音似淮南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
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至于曾泉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
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
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隅是謂高舂至于
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
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
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注云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補曰論衡云
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熊照物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理論云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
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於天死而復生也一云言月
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補曰博雅云夜光謂之月皇甫
謐曰月以宵曜名曰夜光書有旁死魄哉生明既生魄死
魄朔也生魄望也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
斂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菟補曰菟與兎同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蘇鶚演義云兎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兎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古今注云兎口有缺博物志云兎望月而孕自吐其子故天對云玄陰多缺爰感厥兎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天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怪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厲鬼興二者常何所在乎補曰強巨良切惠順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補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宿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釋文藏作臧補曰宿音秀臧與藏同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此言角宿未旦者指東方蒼龍之位耳天對云孰旦孰幽繆盭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廷欺也見往切亢音剛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言鯀才不任治鴻水衆
人何以舉之乎師一作鯀補曰汨音骨國語曰禹決汨九
川汨通也荀子曰禹有功抑下鴻鴻即洪水也堯典曰湯
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貪曰於
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异舉也
愈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貪衆也課試也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
憂哉何不先試之也曰一作荅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
食之鯀何能復不聽乎補曰鴟處脂切一名鳶也曳牽也
引也聽從也此言鯀遠帝命而不聽何為聽鴟龜之曳銜
也天對云方陟元子以亂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帝謂堯也言鯀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當何為刑
殺之乎補曰書云方命圮族國語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
殺鯀于羽郊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永長也遏絶也施舍也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絶在不毛之
地三年不舍其罪也一無山字施一作弛補曰遏猶遏絶

苗民之遏施捨也通作弛音豕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

禹鯀子也言鯀愚很愎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也愎一作腹注同一本何下有故字補曰愎猾力切戾也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天對云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藁大固不可以類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補曰纂作管切集也緒音叙絲耑也記曰禹能脩鯀之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言禹何能繼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補曰洪範言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鯀陻洪水而禹行其所無事雖承父業其謀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竇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竇塞而平之乎補曰竇與填同淮南曰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天對云行鴻下瀆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夷于上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墳一

作憤補曰班孟堅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劉德云九則九州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天對云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墊而有上中下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游之而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厲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補曰山海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圖云犂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禦黃帝令應龍攻于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天對云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畚

鍾窕勤而欺畫厥尾畫音獲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言鮌治鴻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補曰汨陳其五行此鮌所營也六府三事允治此禹所成也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墜一作地一無以字補曰馮皮膺切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春秋傳曰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方言云憑怒也楚曰憑注云恚盛貟引康回憑怒然則馮憑一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注云共工氏興

覇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強與顓頊爭為帝又淮南言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注云非堯時共工傾猶下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

錯厠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安一作何補曰錯七故切置也天對云州錯富媼爰定于趾國語曰疏為川谷以導其氣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集韻洿音戶水深謂之洿舊音烏無深義亦不叶韻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補曰列子云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絃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天對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上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燦疏滌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為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脩長也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南北順隳其衍幾何

衍廣大也言南北隳長其廣差幾何乎隳釋文作隋一作墮補曰爾雅云蟦小而橢橢音妥又徒禾切狹而長也疏引南北順橢其脩幾何隳與橢同通作隋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為

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
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云海
内有長短極内等也軒轅本紀云帝令竪亥步自東極至
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
三百里竪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東盡泰遠西窮邠
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靈憲曰八極
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
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博物志
曰河圖天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
三千里其說不同今並存之

崑崙縣圖其凡安在

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
也凡一作居天對云積高于乾崑崙攸居遂首虎齒爰穴
爰都補曰縣音玄凡與居同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二或作五補曰
淮南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蓋
誕實未聞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言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一云誰其從焉補曰
淮南言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
丈五尺此云四方之門蓋謂崑崙也又云東北方方上之

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盖出於此然與上下不屬恐非也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辟一作闢一作開補曰辟與闢同淮南云崑崙虛五横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補曰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燭龍也淮南云燭龍在鷹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雪賦云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山李善引山海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者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和釋文作龢揚一作陽天對云惟若之華禀羲以耀補曰羲和若木已見騷經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暖温也言天地之氣何所有冬温而夏寒者乎補曰素問
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其故
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注云高下
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西方涼北方寒東方
温南方熱氣化猶然矣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
下故右熱而左温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涼
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温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
注云以氣候驗之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
則熱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
一者自漢蜀江南至海也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遥縣也三
者自平遥北山北至蕃界北海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
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
寒之分其熱微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汧源
縣西至沙州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縣
東至滄海也故東分大温中分温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温
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温涼分外
温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
寒極於東北熱極於西南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一為
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象有少有多故表温
涼之異爾又曰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
注云高山之巔盛夏氷雪汚下川澤嚴冬草生常在之義
足明矣淮南云南至委火炎風之野北方之極有凍寒積
氷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又曰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

有不釋之氷

馬有石林何獸能言

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補曰石林與能言之獸各指一物非必林中有此獸也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峥嶸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注引天問云焉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按天問所言不獨南方之物但吳都賦以石林與雄虺同稱則當在南耳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按淮南云西方之極石城金室未見石林所出也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帝山海經鵸鵌山有獸狀如寓捷類猴被髮垂地名曰猩猩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馬有虬龍負熊以遊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補曰虬見騷經熊形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天對云有虬蜼蛇不角不鱗嬉大玄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一無速字補曰虺許偉切國語云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也然爾雅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則虺有亦大者其類不一招彙南方曰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儵忽之居帝南北海注云儵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按莊子云南海之帝為儵北

海之帝為忽乃寓言爾不當引以為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隅之山也一云何所不老補曰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注云圓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水飲之不老又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一臂奇右其人不死淮南曰西方之極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又曰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容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容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禹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穀梁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九交道曰衢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上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黍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萍一作荓補曰此謂靡萍與枲華皆安在也爾雅萍萍注云水中浮萍也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焉其枝曰衢注云枝交互四出又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注云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路衢天對云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注云衢岐也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魏都賦云尋靡萍於中逵羞用逸

說也李善云靡蔓也枲相里切爾雅有枲麻麻有子曰枲
天對云浮山孰產赤華伊枲引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
如麻赤麻即枲麻也華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一或作靈
大或作骨補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
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疾在犀牛
西也注云今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
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楊大年云逸注楚辭多不原所
出或引淮南子而劉安所引亦本山海經其注巴蛇事文
句頗謬戾乃知逸憑它書不親見山海經也吳都賦云屠
巴蛇出象駱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也趾一作沚
補曰言黑水玄趾三危皆安在也書曰道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張揖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天對
云黑水淫淫窮於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西京賦云昆
明靈沼黑水玄阯言昆明靈沼取象於黑水玄阯也李善
云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沚非是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補曰素問云上古
有眞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
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眞人其次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
不散亦可以百數

鯪魚何所鬿堆馬處

鯪魚鯉也一云鯪魚陵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鯪一作陵所一作居鬿一作魁補曰鯪音陵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天對云鯪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陶隱居云鯪鯉形似鼉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吳都賦云陵鯉若獸注引陵魚曷上與逸說同鬿音祈堆多回切山海經云北號山有鳥狀如鷄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天對云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注云堆當為雀王逸注誤按字書鴭音堆雀屬也則鬿堆即鬿雀也

羿焉彈日鳥焉解羽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彈一作彈一作斃補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云羿射十日中其九離騷所謂羿焉射日烏焉解羽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此言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者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為天下妖故羿稟天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歸藏易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射也音畢引弓焉彈曰弓與羿同然則彈或作彈盖字之誤耳淮南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注云羿古之諸侯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又云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天對云大澤千里羣鳥是

解注云鳥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又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煞終以文意考之鳥當如字宗元改從鳥雖有所據近乎鑿矣

禹之力獻功句絶降省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一無四方二字補曰降下也省察也書曰惟荒度土功

馬得彼佘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言禹治水道娶佘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馬一作安一云馬得彼塗山之女而通于台桑塗釋文作涂補曰佘音塗說文云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疏引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佘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塗山氏女即女嬌也史記曰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淮南曰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鍾鼓聲乃來禹跳名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補曰左傳云嘉偶曰妃爾雅云妃匹也對也

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一本嗜下有欲字一云胡維嗜欲同味維一作為鼂一作晁一作朝補曰鼂晁並音朝莫之朝此言禹之所嗜與衆人異味衆人所嗜似厭足其情欲禹所嗜者極民之溺爾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
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蠻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蠻一作孿一作孿補曰孿魚列切孟子曰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說者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啓維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于甘故曰卒然離蠻也汲冢書云益為啓所殺非也天對云彼呱克臧俾如作夏獻后益于帝諒諒以不命後為叟者昌戚昌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補曰惟思也拘執也禹嘗薦益於天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憂思天下因民心之歸代益作后因民心之不予以伐有扈是能變通而不拘執也

皆歸躰簉而無害厥躬
射行也簉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長
無害於其身也躰一作射簉一作鞠補曰凡能取中皆曰
射簉窮也音菊此言啓之所為皆歸於中理而窮情夫躰
能害之者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變更益而代
益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
補曰據上所言則啓固賢矣然禹之播降待益作革然後
能成功特天與子故益不有天下耳焚山澤奏鮮
食所謂作革也穆降播種而曰禹播降者水土平然後嘉
穀可殖故也降　乎攻切見騷經天對云益革民艱咸粲
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脩明禹業
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補曰史記契佐禹治水有功
封於商興於唐虞大禹之際此言賓商者疑謂待商以賓
客之禮棘急也言急於賓商也九辯九歌享賓之樂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勤勞也屠裂剥也言禹腊剥母皆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
地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地一作墜補曰腊判也音
鵬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前志
所傳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
相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

而平和自若毋子無恙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禹毋事出帝王世紀禹以勤勞修鯀之功故曰勤乎也上云九辯九歌言啓以禹故得享簡樂何以修已生禹而反遇災害邪言坼剖而產則有之死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猶言竟天也唐殷成式云迸分竟地

盖用此語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羿殺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曰豷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天對云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天孰作厥孽而証帝以降補曰左氏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麈壯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為虫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深一作保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一本胡下有羿字射一作射補曰射音弋切此言射河伯妻雒嬪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窮羿也羿善孽夏民封豨是射乃有窮羿耳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馮挾也珧弓名也決射韝也封豨神獸也言羿不脩道德而挾弓射韝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射一作躬補曰馮音憑珧音遥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又曰蜃小者珧注云王珧即小蚌也說文云珧蜃甲也所以飾物儀禮有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常為之所以遂弦也說文云韝射臂決也封大也豨虛豈切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淮南云堯時封豨長蛇皆為民害堯使羿斷脩蛇禽封豨此言有窮羿亦封豨是射而反為民害也左傳曰樂正后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此則窮奇饕餮之類以惡得

名者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蒸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躲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蒸一作烝補曰冬祭曰烝膏腊也詩曰皇皇后帝謂天帝也天對云夸夫快殺鼎豨以憲飽饗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補曰寒浞見騷經
何羿之躲革而交吞揆之
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躲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一無革字補曰禮云貫革之射左

傳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衆交合而吞滅之且揆度其必可取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阻險也窮窘也征行也越度也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困墮死也補曰羽山東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東也上文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則鯀非死於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巖險而至羽山耳

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活生也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一本化下有而字補曰左傳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鱉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一云既為神何妨是獸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鱉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為膳斯豈鯀化為一物乎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咸皆也秬黍黑黍也雚莞草名也營耕也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一作黃雚一作莆雚補曰詩云維秬維秠維穈維芑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秬亦黑黍但中米異爾秬音巨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李商隱詩云直是滅雚莆與圖同韻雚亂也音丸與崔同左氏云崔苻之澤是也以莆為黃以雚為雚皆字之誤耳天對云維莞維蒲維菰維蘆

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疾惡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鯀而戮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鯀惡長滿天下也補曰并並也言禹平水土民得並種五谷矣何由鯀惡長滿天下乎所謂盖前人之愆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

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盖屈原所見祠堂也補曰蜺此虹也茀音拂說文云霈貌雲疑即此茀字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茀裳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補曰崔文子事見列仙傳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補曰從即容切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篚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飜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喪一作亶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

雨下獨何以興之乎蓱一作荓一作萍補曰蓱音瓶號乎刀切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大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注云其精降為雨師之神博雅作荓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蓱號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注云屏翳天神使也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膺受也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補曰撰具也雛綰切協合也脅虛業切說文云雨膀也膺於陵切書曰永膺多福當也受也天對云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繫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皆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戴一作載抃釋文作拚補曰鼇音敖抃音卞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張衡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玄中記云即巨龜也一云海中大鼈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舟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也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以能遷徙山乎補曰列子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曁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言鼇在海中其負山若舟之負物今釋水而陸反為人所負何罪而見徙也天對云惡釋而

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

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溫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補曰澆堯弟切見騷經

何少康逐大而顛隕厥首

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補曰說文顛倒也俗作顛下同隕從高下也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

女歧縫裳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一本顛下有隕字殆上有天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補曰書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之厚其衆以德而已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補曰斟職深切左傳云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注云二斟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然則取斟尋者乃有過澆非必康也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逸之誤也取此苟切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桀夏亡王也蒙山國名也言夏傑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補曰國語云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嬉女焉注云有施嬉姓之國末嬉其女也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妹一作末殛一作極補曰妹音末嬉音喜說文云殛誅也引書殛鯀于羽山或作極音義同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

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鰥言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鰥也補曰鰥古頑切經傳多作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為娶乎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一云女何所親補曰書云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二女娥皇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又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伊川程頤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尔堯之告也以君治之而已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

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

億也億一作意補曰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意與億音義同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璜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補曰左傳云夏后氏之璜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淮南云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牀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言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也補曰登立為帝謂足夫而有天下者舜禹是也史記夏商之君皆稱帝天對云惟德登帝帥以首之逸以為伏羲未知何據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補曰媧古華切古天子風姓也山海經云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注云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列子曰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馮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注云人形鳥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有相書龜背鶴步鳶肩鷹喙耳淮南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服事也言舜承堯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

舜也補曰此言舜德足以服衆而衆終為害也書云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史記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
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
弟日以篤謹

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言象無道肆其大豕之心燒廩實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
危敗舜身也一云何得肆其大豕一云何肆大豕補曰列
女傳云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唯
其戕汝時唯其焚汝鵲如汝裳衣鳥工往舜既治廩戕旋
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復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唯
其戕汝時其掩汝汝去裳衣龍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出入
從掩舜潛出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
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
是遂止而不還也補曰迄許訖切史記古公亶父有長子
曰太伯次曰虞仲少子季歷古公曰我世當興者其在昌
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
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
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
雍即虞仲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
王季令天命及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

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也去
一作夫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王鼎以
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補曰史記阿衡欲干湯而無
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淮南
云伊云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注云負鼎
俎調五味欲其調陰陽行其道孟子云吾聞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割烹也伊尹負鼎干湯猶太公屠釣之類於傳
有之孟子不以為然者慮後世貪鄙之徒託此以自進耳
若謂初無負鼎之說則左古書皆不可信乎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一無夏字
喪一作亾補曰此言伊尹承事湯以謀夏桀也喪去聲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
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乃一作力注同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也言湯行天之罰以誅於桀放之
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服一作伏補曰書云伊尹
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又曰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亳注云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
鳴條此言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
之罰也黎謂羣黎百姓也湯以臣放君而黎民說服者伐

虐以寬故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瀆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一云帝嚳何宜貽一作詒喜一作嘉補曰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嚳苦篤切天對云嚳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以詩考之非史氏之妄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未也臧善也言湯能苞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生也補曰天對云該德胤考蓐收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慝左氏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該為蓐收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宗元所云謂此也按此當與下文相屬下云弊于有扈則秉季德者謂夏啓也該兼也言能兼秉犬禹之末德猶曰恒秉季德耳恒豈亦人名乎厥父是臧言為父所善以有天下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弒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補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淮南曰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啓獨與子故

伐啓啓已之左傳少康滅于過非有扈也逸說非是地理志云扶風鄠縣是扈國此言禹得天下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氏有扈逐為牧堅也天對云牧正矜矜涜扈爰踣承逸之誤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己何以懷来之也補曰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協合也言舜以時合舞于兩階而有苗格也莊子曰執干而舞于肴也天對云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乘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平一本平上有受字補曰受即紂也曼音萬李萬云善曼軽細也天對云辛后驕狂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

有扈牧竪云何而逢

言有扈氏本牧竪之人耳因何逢過而得為諸侯乎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云何逢過而得為諸侯乎一曰子孫遂為民庶牧夫牛羊其初以何道而得為諸侯也竪童僕之未冠者臣庾切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命何所從出乎一云其何所從

恒秉季德馬得夫朴牛
恒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補曰說文云特牛牛父也言其朴特朴匹角切一云平豆切無撲音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補曰詩云經之營之營度也記曰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班分也言湯田獵禽獸往營所以施祿惠於百姓者不但還来而已必有所分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昏闇也遵循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婬妖夷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
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繫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媿也補曰列女傳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之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為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斮之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知之知而不知已誰昔然矣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已而況鴞乎大夫乃

服而釋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泆之惡欲共危害舜也害一作虐補曰眩弟猶惑婦也言舜有惑亂之弟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窴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也一云而後嗣逢長天對云象不兄

龔而奮以謀孟聖孰凶

龔而奮以謀孟聖孰凶怒補曰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有莘國名爰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補曰莘所中切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白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補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云湯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后稷之妃為吉人與此吉妃同意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曰竈生黿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黿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

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一無彼字補曰濆水際也送女從嫁曰媵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與注訖小異故并録之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補曰辠古罪字尤過也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曰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一作祧補曰帝謂帝履癸即桀也挑徒了切倉頡篇云挑招呼也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天對云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遠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潰怒以割癸祧而雠

會鼃爭盟何踐吾期

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

失期也一作會鼂請盟補曰鼂鼂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蒼一作倉補曰詩注鷹鸇鳥也如鷹之飛揚按詩鷹揚指尚父此云羣飛者士以類從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

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弗休故曰叔旦不嘉也到一作列補曰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武王與周公旦望紂之陣引軍止之太公曰君何不馳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燋不兆占筮不吉妖而不祥星變又凶周旦待之何可驅也天對云顓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爾雅疏曰到者自遠而至也周公武王弟故曰叔旦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而美之也一無何字

一云周命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施若湯也
位一作德天對曰位庸笁民仁克莅之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乃一作
及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
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
在前獨何以行之乎補曰爭遣伐器謂聲后以師畢會也
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
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讙呼一云
如鳥梟呼補曰六韜云翼其兩旁疾擊其後擊翼蓋兵法
也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
人沈之而遂不還也補曰左傳齊侯伐楚曰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云昭
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
缺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成遊謂成
南征之遊猶所謂斯遊遂成也底音旨
厥利惟何逞彼白雉
厥其也逞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以為越裳氏

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逆迎之補曰後漢書曰交
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重譯而獻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

梅貪也言穆王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
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
而往說之欲以懷来也一云夫何周流梅一作悔補曰方
言云梅貪也亡改切其字從手賈生云品庶每生是也集
韻云梅母罪切慙也悔母灰切貪也諸本作梅釋文每磊
切其字從木傳寫誤耳珮玉名音媒亦非也左傳云穆王
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史記云周穆王得
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
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巧梅言巧於貪求也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環旋也言王者當脩道德以来四方何為乃周旋天下而
求索之也天對曰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
謀補曰穆王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後世如秦皇漢武託巡
守以求神僊皆穆王啓之也志足氣滿貪求無厭適以召
亂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

妖怪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寔亡
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惟執而曳戮之於市也補
曰曳牽也引也衒熒絢切行且賣也曳衒言夫婦相引行
賣於市也褒似事見國語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而告之龍亡而漦在
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
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時被斃夫婦夜亡道聞
後宮處妾所弃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
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立以為后惑
而愛之遂為大戎所殺也補曰藏一作去即藏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祐
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賢刁易牙子孫
相殺虫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
恒也會一作合補曰卒終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國語曰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孫明
復尊王發微曰桓公之會十有五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十
五年會鄄十六二十七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
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八年會洮九年會葵
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淮是也孔子止
言其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桓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
會鄄又是伐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
牡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史
記曰管仲病桓公問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